

第二章 城市现代性：可选择或别无选择

现代性是当代社会中的一个无处不在的核心问题，一个与古典性、传统价值相对的概念。由于它涉及方方面面的领域，如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等等范畴，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因而又成为一个人们想在里面塞进什么就塞进什么的概念。但不管人们怎样阐释这个问题，总是有一些可追溯的线索和可遵循的基本维度。一般来说，现代性最早生成于文艺复兴之后的启蒙时期，其核心是指“启蒙”和“理性”，在那个时代“现代性”被视为挣脱黑暗、创造未来的一种觉醒意识和理性精神，意味着一种引领西方进入技术进步、工业革命的行为制度和模式，所以其最简单的缩略语就是现代社会和工业文明的产物。现在人们通常把康德的批判视为现代性的开始，认为现代性体现为科学理性、实践理性和审美理性。^[1]

在此意义上，城市的现代性大致地对应于“工业化的世界”。工业主义是指含于生产过程中的物质力和机械的广泛应用所体现出的社会关系。作为这种关系，它是现代性的一个制度轴。20 世纪的城市建设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这一结果和现代性的作用密切相关，现代性所造成的历史断裂使建筑文明变迁的速度加快，它所带来的变革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剧烈。^[2]我们现在正在使用的建筑，绝大部分都是 20 世纪建造的，我们生活在一个现代城市环境中间，现代城市观念几乎影响到了地球上所有的国家和地区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影响到人类的价值观、美学观和思想方式。现代性不仅是人的实际生存状况的转变，更是人的生存标尺的转变。

第一节 “伤/商”城：忧郁的城市，强劲的“现代”

中国是一个具有丰富文化和历史传统的国家，她的城市曾创造了辉煌的空间文明。然而在近现代，中国的影响衰落了。圆明园的毁灭是一个重要的象

^[1] 西莫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J].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78

^[2] 西莫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J].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56

征，鸦片战争彻底摧毁了中国城市固有的秩序，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西方列强依据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各主要城市建立“租借地”，在各个不同背景的城市中植入“法国空间”、“英国空间”等。从那时起，中国的这些殖民城市就开始表现出引进的特征。青岛就像一个德国城市，哈尔滨，被称为“东方莫斯科”。上海外滩有“十里洋场”之称。作家张爱玲，面对早期的殖民空间给上海等城市带来的冲击写道：“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城市破坏加剧，发展缓慢。1949，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城市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然而 1958 年的“大跃进”和延续 10 年（1966—1976）的“文化大革命”把城市发展再度导入歧途，城市发展再度陷入危机，历史传统被颠覆，许多城市重要的历史环境和建筑被破坏，城市发展陷于停滞和倒退。

1976 年，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得到纠正，城市发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动力。城市发展进入快速发展时期。进入 80 年代，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度的不断扩大，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确立，外资开始大量涌入，经济迅速增长，现代化，成为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急切的期待。

从 90 年代开始，中国城市化进入加速发展的时期，全球化也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中国已被深深地卷入其中。全球化带来了多元化，也带来了均质化，使城市的地方意义被悬搁，文脉断裂、差异被消弥。模仿、拼帖、表面化等现象随处可见，全球化使一切假想的中心消失了，使景观的文化疆界变得日益模糊了。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中国城市经历了历史性的断裂和嬗变。传统城市结构遭至进一步瓦解。城市特色迅速丧失。

中国改革开放的 20 年，也就是逐步参与全球化的 20 年。中国以经济特区为先导，依次开放沿海城市、沿江城市和内地城市。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建设急剧扩张，城市空间迅速膨胀，蔓延发展。

上海，现在住宅建设量已达到 1500 万——1800 万平方米 / 年，在不到 20 年的时间里，上海兴建的高楼超过 1000 座。1949 年以来，上海已有 6 亿平方米的建设量，已经相当于 10-15 个旧上海。^[1]

20 世纪最后十年。上海在物质形态和经济上的转变在世界城市史中也是无以伦比的，但上海的改造，浦东的开发和以欧洲城市为蓝本的新城建设计划，在规模上是巨大的，但和同时期的世界范围内的开发和规划相比，在质量上不算是最好的，在规划理念上还不能称作是领先的，有学者甚至将上海的转变看作是一种巨大的然而表面看起来却“相糙和权宜的转变”。

在现代性作用下的中国城市，本世纪的城市发展，被理性的力量所牵引，日益脱离了人的生活世界。人们生活在和他们的生活经验相分离、相抵触的环境中。人就像一个脱离现实的傀儡一样，被动的适应着由技术创造的世界；建筑师通过“科学的”设计活动来获得自我满足。一方面，人的主体性泯灭了，任由技术的力量加以摆布；另一方面，城市也脱离了积极的文化内容，使城市变为纯粹的形式产物。从根本上说，这是由于规划割裂了其与生活世界的关系。机械论和规划的“技术制定”模式消泯了生活世界多样性。

上海，香港，新加坡三座城市在王安忆笔下是充满忧郁的城市，有着怀旧气息的城市。小说无中生有，是建构社会想象、铺陈伦理关系的重要方法。在一个告别革命，放逐诸神的时代里，王安忆有意经营虚拟的文字，重新安顿事物的秩序。来完成她对于城市的想象。三城在小说的虚构中，建构了不同的城市空间，展开了不同的城市想象，却都深刻的体现了城市的现实性。三城是所谓的工商业社会，工商业社会的生活方式，物质主义的生存原则，拜金主义的风气，对市民的价值观的浸染、改造，对人们的审美观念、欣赏趣味的影 响，决定了三城的矛盾性。

王安忆曾坦言，《长恨歌》的目标是写出一个城市的故事，“城市的街道，城市的气氛，城市的思想和精神”，而“大上海”已然“沉没”需要“重振”，^[1]作者巧妙的以一个昔日上海小姐十年的日常生活为作品主要的架构时，便已然隐含了这样的企图：为上海曾经的一切：“落寞”也好、“琐屑”

^[1] 叶辛，蒯大申.城市文化研究新观点.[J]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2008.81

^[1] 陈惠芬.想象上海的N种方法.[J].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20

也罢，在“感伤”和“颓废”之外寻出“意义”。对于曾遭受“压抑”的上海来说，显然没有比一个处于社会边缘的女性更有象征的意义了。上海的感伤历史在王安忆笔下得到展现。而上海毕竟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历史毕竟已是历史，王琦瑶的人生悲剧是个人的悲剧，历史的悲剧，更是城市的悲剧。相形之下，同样描写上海，《遍地枭雄》就我们描写了一个现代化的上海，摩天大楼、超尺度的广场、大而无当的绿地草坪、笔直的道路、立交桥和奔跑的汽车。而作者把立足点设在一个上海的郊区，一个边缘化的上海，一群不纯粹的上海人，他们的不纯粹性更能体现上海的现实性。主人公便是这样一个上海人——毛豆，当他遇到“三王”，一批“外乡人”的时候，毛豆的思想便有了新的发展，他冲破了现实的社会秩序的压抑，冲破了现代化思想所给他带来的压力，成功“出游”做回真正的自己，他可以大声唱歌，随性开车，畅谈所有，毛豆再也不是那个父母面前的骄子，外人面前的人才，他做回了真正的自己。

第二节 小资的时与尚：城市的表象与幻想

小资是 1990 年代开始在中国大陆流行的名词，原本为“小资产阶级”的简称。特指向往西方物质生活，追求有时稍显肤浅的内心体验、物质和精神享受的年轻人，他们也用某些标志性的消费文化符号代替真正的人文知识。一般为都市白领，受过高等教育，在社会中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在经济上往往属于中下层“中产阶级”。

小资们到底是怎样的一群人？小资情调又是个什么东西？什么人被称为小资？什么人又自称为小资？掀起小资们的盖头来，让我们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

所谓的小资首先要有个硬件水准，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称之为小资的。首先大部分小资是有文化有修养的人，他们一般都受过高等教育，受过一些欧美文化的熏染，英文未必很棒，但口头禅里一定时常夹带几句。其次，小资的经济基础在中产阶级边缘，高于普通民众，一般工薪阶层是肯定的。但也没超过

中产阶级的上限，在这个边缘的人最多。小资们未必都有车有房，但也是要住公寓，打出租的。大部分小资有比较稳定的职业和收入来源。

这是小资的硬件水准，当然仅仅有了这两个硬件还是不能算小资，就像没有操作系统和各种应用软件的电脑，即使你有颗“笨死”的心也只能是裸机一台。小资最重要的软件就是小资所特有的品位、情趣、格调，也就是被称之为小资情调的东西。

小资们是喜欢穿休闲服的，在非工作状态和非正式场合，而且是品牌服装，但很少有人会穿 Adidas 和 NIKE 那样招摇的大众名牌，正像《格调》那本书里所说的，小资们认为，他们选择的是一流品牌的二线产品，这不仅是他们的服饰标准，也是他们选择一切生活的标准。只有贫民才喜欢那样标榜自己，小资们是有格调的，小资不是城市贫民，所以小资不选大众名牌活用品的通用标准。既要跃升于大众之上，又俨然与暴富分子划清界限，限于经济基础，又无力追逐超一流品牌。这正是典型的小资情调之一。小资们一般都会有些固定的喜好与习惯，有些人喜欢咖啡，有些人喜欢鸡尾酒。无论是哪一种，他们的喜好通常固执而与众不同，“我只喝那种放冰块的苦咖啡”，“这种 Pizza 我只在一家店里才吃”，这是小资常用的句式。典型的小资要么对星巴克、三里屯酒吧街喜爱到依恋与沉溺，要么厌恶到不屑与不齿。都是固执与狂热的心态，不过是两个极端而已。

小资们是比较钟情于艺术的。他们喜欢珍藏经典的 DVD，喜欢看美片，而且只看英文原声的，绝不看中文配音的。资深的小资则只愿意谈谈黑泽明，说说《红》《蓝》《黑》三部曲，讨论一下法国意大利的艺术片，而不屑谈好莱坞。对畅销书和大众艺术他们是不屑一顾的，他们只谈村上春树，怀旧的会翻出梅里美和玛雅文化。他们未必懂歌剧，但他们总爱说起《公主彻夜无眠》，他们总是站在主流与大众的边缘和角落里。

小资不屑与流行为伍，在流行到来的前夜，他们是着力追捧者，在流行的巅峰到来之时，他们又成为流行的唾弃者。

小资们也要为生计奔波的，但绝不会把这些挂在嘴边，所以小资们大多是忧郁和含蓄的，他们本质上向往稳定的生活，但又经常把自己装扮成漂泊者和流浪者。

概括起来所谓的小资情调其实就是一种固执与狂热，边缘与非主流，忧郁与含蓄，并以此来标榜他们的与众不同。

这就是小资，他可能是月光下一个忧郁的诗人，可能是酒吧里一个狂放的歌者，也可能是写字楼里一边品咖啡一边整理文件的职业女性。小资更注重于内心的感受，在这个充满喧闹的城市，你可以随处看见小资的存在。他们或许在其他人眼里是贬义的词语，但小资从不在乎这些人的想法，他们只过自己认为舒心的生活，享受自己的品位，按自己的方式处事。或许更多人认为小资只是一群肤浅、崇洋的知识分子，但其实小资也有自己的风格、思想和格调。他们有他们独一派的 FEEL。

而在现代，小资是一种格调，一种素养，是文化的底蕴沉淀之后的透射。这种格调和素养和文化底蕴既可以在繁华的都市享受生活的惬意，同样也可以给贫困的生活带来美的感受！在这样的素养下一只废弃的玻璃瓶中盛装的朵朵野菊却也会绽放出比都市名贵陶瓷中的牡丹更加炫目的光彩，将人的心照得透亮！

小资又是生活人自己的感受，就如同幸福一般！一个懂得生活的人在任何时候都会让自己有着小资的惬意。

其实小资并不一定是喷洒 Dior 的香水，使用欧莱雅、资生堂的护肤品，喝蓝山、卡布其诺，或者在某个暖暖的午后独自一个人去街头散步……小资的外表之下，更加看重内在。因为小资不是只在外表表现出来的，更不是以做给别人看为目的。小资是让自己过的舒心，过属于自己的生活。

小资是种生活状态，是种价值取向。做自己钟爱的事，并迷恋于此，这就是小资的情调。这些被人认为游手好闲的事情，她们做起来却分外的幽雅与契合心境。在危机中看到“机”，因此而过的逍遥自得，这就是小资。

在现代城市中，世界大潮的影响下，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无处不在，在王安忆的三城小说中也可可见一般。城市的繁荣，科技的迅速发展，全球化的进行，

使城市显示出一种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气象。上海，香港，新加坡三城尤其如此，摩登的高楼，川流不息的车流，纵横交错的立交桥，随处可见的商场，显赫于世界的国际地位。它们成为人们居住的理想城市，梦寐以求的职场，人生圆梦的乐园。如此闪耀的光环，向全世界人民展示，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的“外乡人”。他们为了圆梦而来，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而努力。可是，城市毕竟不是乐园，不是阿拉丁的神灯，现代化的城市有着它的现实特性，有着它的可选择性和别无选择性。现代的都市生活中，工商业社会的生产方式，都市的生活方式，物质主义的生存原则，拜金主义的风气，对市民价值观的浸染、改造，对人们的审美观念、欣赏趣味的的影响。整个都市生活体现出难以磨灭的物质性，城市成为了人们精神的沙漠，人间的炼狱。优胜劣汰的竞争压力，严重的生存危机，每日每夜都在折磨着生活在都市的人们。他们开始怀念自由自足的原始生活状态，开始反省反思都市生活的实质。而王安忆的三城小说就体现出这种都市生活浮华背后的现实，幻想破灭后的无奈。

《遍地枭雄》最具有代表性。韩燕来，也叫毛豆，一个上海北郊的男孩，在家中是老小，又是父母中年时所生，家中人都娇宝他。从小就生活在家人的溺爱和保护中，哥哥是被家人欺负的对象，姐姐虽然霸道有英气但是毕竟是女人，所以在燕来的家庭里是阴盛阳衰的。燕来也就具有了腼腆的性格，从小的优越性又养成了他好高骛远的个性。高中毕业后，断断续续地打过几份工，都以不满意而告终。后来进了一家工厂，得到老板的重要，本想勤勤恳恳大展拳脚的时候，厂长却携款潜逃，拖欠了自己几个月的工资，这一次的经历彻底打垮了自己的工作热情。最后还是比他大八岁的姐姐替他在驾驶学校报了名，还为他付了学费，在这种强迫下，他开始了学车生活，而其中出现的老大，老二，老三，在几个月的共同学习中为他的展示了真正的生活，使他积累了最初的人生阅历。而之后的开出租车，才使他真正跳入了上海都市生活的牢笼，开始体现真正的都市生活。这种生活迫使他每天载着女鬼男鬼来来去去，城市的夜晚一点点挑战着毛豆的单纯和理想。城市的圣诞夜，是城市最为充满幻想和神话的地方，是城市最具魅力的时候，那个夜晚是毛豆城市理想的升华，他幻想着在这个夜晚成为一个真正的出租车司机，可以快快乐乐的实现自己的工作

价值。可是理想毕竟是理想，城市的现实性打破了燕来最后的理想，给他提供了一次“出游”的机会，他被迫逃脱了绚丽的城市，在那个最美妙的夜晚，与三王的初遇，勾起了燕来隐藏在内心的最原始的东西，让他在短短的一个月的相处中，找回了真正的自己，于是他从被迫变成了自愿，他不愿意逃跑，不愿意回到那个城市，他想和三王过自己的自由生活。于是燕来的城市生活在他的幻想中落下了帷幕。而三王的身份是外乡人，他们饱受生活的磨练，有着一定的生活阅历和社会经验，他们是被城市淘汰了的一批人。外乡人和（来自经济结构底层）上海人相互定义对方，而他们共同面对的，是由上海辐射出来的庞大金钱、物流网络。他们共同站在“法”的另一边，成为了违逆现实的叛徒。但什么是法，什么又是现实？他们不务正业，但也必须有劳而获，他们无所顾忌，但却保持了盗亦有道的虚荣。他们各有野心，但再大的买卖也补偿不了那漂泊的宿命。餐风宿露的日子并不好过，现在他们同车一命，相濡以沫，竟然有了生死与共的浪漫情怀。王安忆似乎暗示，现实是如此混沌的东西，这四个人和他们所背离的社会其实是个古怪的命运共同体。价值的旋转，意义的生产秩序真伪难辨，曾经吞噬骆驼祥子的那个神秘机器，还在运转不休。

王琦瑶是典型的上海弄堂里的女人，有着中国传统女人的共性，同时又受着上海当时小资风气的影响。出身普通，却不甘于平凡，有着沉稳机灵的性格，却生活在上海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王琦瑶有着成功的野心，却没有适应当时社会的能力和决心。因而，她便终将是悲剧人生，这悲剧人生的终极，便是死亡。王琦瑶的死亡代表着她理想的破灭，她的理想代表着她那个时代的理想。上海这座城市促成了王琦瑶的理想，又打破了她的理想。

都市的生活，关于城市的想象，成就了一批又一批的寻梦人的美梦，同时又吞噬掉了一群又一群的梦灭人。